

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

史

SHI

记

Ji

卷一至卷六

司马迁◎著

《史记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从传说

中的黄帝开始，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，叙

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。全书有本纪十二

篇、表十篇、书八篇、世家三十篇、列传七十

篇、共一百三十篇。

本

十二篇

纪

书

八篇

表

十篇

世

家

三十篇

列

传

七十篇

吉林文史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Shi Ji
史记 1

卷一至卷六

〔西汉〕司马迁◎著
丁华民 郭超◎校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记/司马迁著。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6.2

ISBN 7-80702-273-6

I.史... II.司... III.历史—中国 IV.K.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0150 号

史 记

[西汉]司马迁 著

丁华民 郭超 校

吉林文史出版社
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
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mm 1/32 印张:99

字数:1200千字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5000

ISBN 7-80702-273-6/K·24

定价(全12卷):290.00元

导 读

被鲁迅先生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”的《史记》，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记述了上自黄帝、下迄汉武三千年中国的发展变迁，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集大成之作。

《史记》的作者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、文学家司马迁。司马迁字子长，汉景帝中元五年（公元前 145）出生于左冯翊夏阳（今陕西省韩城县芝川镇）一个“世典周史”的家庭中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时的太史令，精通天文、历数和黄老哲学，是位博学的史学家，有志于次第旧闻、裁剪论著、整理古今历史。在父亲的影响和熏陶下，司马迁十岁即能诵古文，后来还拜儒学大师孔安国和董仲舒为师，系统地学习了《尚书》、《公羊春秋》，以及先秦典籍。汉武帝元朔元年（公元前 128 年），司马迁走出书斋，“南游江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浮于沅、湘；北涉汶泗，讲业齐鲁之都，观孔子之遗风，乡射邹峰，厄困鄱薛彭城，过梁楚以归”（《太史公自序》）。博览群书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知识，漫游天下、探幽访古又扩大了其胸襟和视野。风华正茂的司马迁初仕为郎中，奉使西征巴蜀以南。当他返回时，适逢其父司马谈因病将死。病榻前，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命：完成一部详载明主、贤君、忠臣、死义之士的通史。如果说此时他答应撰写《史记》是被动接受父亲主张的话，那么他守丧三年继任太史公之后，伴随人生阅历的增加，他开始意识到记录和反映当时社会状况是历史学家应尽的职责，“且余尝掌其官，废明盛

德不载，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，堕先人所言，罪莫大焉。”所以除侍从武帝巡幸各地参与《太初历》的制订外，他每日“细史记石室金匱之书”，“网罗天下放矢旧闻”，使“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保太史公”(《太史公自序》)，从浩瀚的断简残编中，爬梳人事原委，论考之行事，并于太初元年(公元前110年)正式开始撰述编订工作。

然而正当他孜孜不倦地著述之际，横祸飞来。天汉二年(公元前99年)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塞协同贰师将军李广利抗击匈奴。因孤军深入，李陵虽经浴血奋战，但终究寡不敌众，兵败投降，朝野震惊。司马迁借皇上召问之机，“推言陵功”。汉武帝以为他“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”，龙颜大怒，以“诬罔”之罪将司马迁下狱并处以宫刑。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司马迁身心受到巨大的摧残，“行莫丑于辱先，诟莫大于宫刑”，他甚至想到了自杀。然而父志未竟，《史记》草创未就，他“恨私心有所不尽，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”，毅然忍辱含垢，效仿古人被辱发愤之事迹，坚强地挺了过来，全身心地“论书策以舒愤，思垂空又以自见。”太始元年(公元前96年)司马迁结束了四年的牢狱生活并被任命为中书令。司马迁痛定思痛，将满腔悲愤发为文思，融成笔墨，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和批判的笔锋去“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”。大约在征和二年(公元前91年)，《史记》的撰写编订基本上完成。

《史记》脱稿后，司马迁将其命名为《太史公书》，寓有“继春秋之后成一家言”(钱大昕《廿二史考异》卷一)之意。大约到东汉桓、灵之际，该书始专称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共一百三十篇，计有：《本纪》十二篇，《表》十篇，《书》八篇，《世家》三十篇，《列传》七十篇。《史

记》的体例为史学发展史上的创举之作：她用《本纪》叙述帝王，兼排比大事；用《世家》记述王侯封国和特殊人物（如陈涉）；用《表》以统系年代、世系、人物等；用《书》记载典章制度的原委；用《列传》记人物、民族及外国。五体在风格上各具笔法而内容则构成严密的整体，既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，又利于分门别类叙述典章制度。历代史家将此体例奉为圭臬，一脉相承，成为正史写作的通用体例。

《史记》纵横贯通，是我国第一部内容完整的通史著作。从时间上讲，它记述了我国上自黄帝、下迄汉武帝三千多年历史发展演变。就地域而言，《史记》不仅详述中原王朝的政治风云，而且首创民族史传，记载了我国周边少数民族如匈奴、西南夷、东越、南越的历史。尤为可贵的是司马迁能放眼世界，记述东邻朝鲜及大宛、乌孙、康居、奄蔡、大月氏、安息等中亚诸国的人文风情、社会形态，为中国世界史学的滥觞之作。《史记》所传人物，除了历朝帝王将相外，还包括农民领袖、商人、学者、游侠、刺客、医生、俳优、妇女等，覆盖到社会的每一阶级、阶层。《史记》内容包罗万象，涉及到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天文、民族、地理、医学等学科，是一部无所不备的百科全书，对历史作了最广泛、最完整的记述。

《史记》字里行间中洋溢着进步的历史观，对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。《史记》不隐恶，不虚美，秉笔直书，是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真实纪录，这种“实录”精神为历代史家所推崇，成为撰著历史的最基本要求。《史记》以发展的、进化的观点去“原始察终、见盛观衰”，“承敝通变”，“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”，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垂戒后世君臣。司马迁通过将三代之王积善累德赢来百姓拥戴

与秦二世倒行逆施终招覆亡进行对比,来阐释民心向背是成败兴亡决定力量的道理。楚亡汉兴,他又道出用人得失关系国家兴亡的真谛。另外,在《封禅书》、《平准书》中亦包含了作者无为而治、因循为用以顺民之俗的主张。《史记》继承了我国先秦时期唯物主义的传统,确立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。项羽战败,以“天亡我,非用兵之罪也”自叹,司马迁在《项羽本纪》论赞中对这种宿命论观点予以批驳,指明其失败症结在于“自矜功伐,奋其私智而不师古。”针对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学说,司马迁亦持怀疑态度,他在《楚元王世家》中指出“国之将兴,必有祯祥,君子用而小人退;国之将亡,必有妖孽,贤人隐,乱臣贵。”祯祥妖孽皆由人类一手造成,这种敢冒天下大不韪的见解,在当时尤为珍贵。《史记》进步的历史观还表现在它的大一统思想。孔子删定的《尚书》从尧开始,而《史记》则追溯至轩辕黄帝,旨在突显大一统史观,《六国年表》虽表名六国,实则以秦纪年,确立秦王朝的正统地位。《史记》所载周边各少数民族,追根溯源,皆来自黄帝,奠定了民族一统观念。而对于分裂中央政权的诸侯如吴王刘濞、淮南王刘长等,依体例应入“世家”,而《史记》则将其打入“列传”,抑贬之情,显而易见。《史记》不抹煞农民起义的功劳、歪曲农民领袖形象。在《陈涉世家》中司马迁对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作了精采描写,他推崇陈涉首先起义反抗暴秦的功劳,毅然将其列入记述诸侯事迹的“世家”里。《史记》还不以成败论英雄,热情讴歌项羽的反秦业绩,承认其王者地位,可谓目光如炬,见识非凡,这是以后封建正统史家所不能达到的思想高度。

司马迁以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,本着实事求是

的治史态度,在为帝王立传时,拨去笼罩在受命帝王身上的神圣迷雾而还之以历史本来面目,他既讴歌秦始皇建立中国第一个专制主义集权封建帝国的不朽功勋,但又指出他穷兵黩武、劳民伤财,加速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。为汉代开国皇帝刘邦作传时,一方面肯定这位平民皇帝善于用人、博采众长、集思广益的政治品质和对历史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,另一方面又从不同侧面揭露他行为卑劣流氓、思想丑恶无赖,使人们对他有了全面的认识。即使为“今上”的汉武帝立传也同样直言不讳,对他滥祀、封禅、求仙的愚昧荒唐举动予以嘲笑讽刺。《史记》还通过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、贪官草菅人命现象的描写,批判抨击了腐朽黑暗的政治现实。《魏其武安侯列传》中记述外戚田蚡小人得势、依恃裙带关系爬上政治舞台、骄傲不法的行为,《酷吏列传》以批判的笔锋历数汉武帝时九名酷官以严刑峻法滥杀无辜的罪行,《佞幸列传》揭露了“以色见宠”的畸形政治。司马迁忠于社会现实,恪守史官职责,不仅对封建时代的明君、贤臣、循吏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赞颂,而且还饱含激情地专门为那些见义勇为、不畏强暴、重然诺轻生死的刺客、游侠及敢于向最高统治者进行讽谏的滑稽多智的小人物立传,歌颂他们,从而广泛地反映了历史的原貌,更增加了历史的完整性。

《史记》的传播历经坎坷多难。司马迁撰成《史记》后,秘而不宣,将其“藏之名山,副在京师”(《太史公自序》),以防被毁。尽管如此,“汉武帝闻其述《史记》,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,于是大怒,削而投之”(《太史公自序集解》引《汉旧仪》)。在封建重压之下,直至司马迁死后,“其书稍出,宣帝吮迁外甥平通侯杨惲祖述其书,遂宣

偿焉”(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)。但是汉朝统治者对该书的流传仍然严加控制。究其原因,一是汉明帝所说的:“司马迁著书,成一家之言,扬名后世。至以身陷刑之故,反微文刺讥,贬损当世,”(《文选》卷四十八)曹魏明帝踵袭此说,措辞更为激烈:“司马迁以受刑之故,内怀隐切,著《史记》非贬孝武,令人切齿”(《三国志·魏志·王肃传》)。二是汉成帝时权臣王凤所说的:“《太史公书》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,汉兴之初谋臣奇策,天官灾异,地形厄塞,皆不宜在诸侯王。”不管是前者的偏见,还是后者的过分重视,客观上都严重影响了《史记》的流传。至东汉班固作《汉书》时,史记已“十篇缺,有录无书”(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)。统治者对《史记》冷遇,仕人对其也大多不甚公平。“汉晋名贤,未知见重”(《史记索隐·序》),甚至有人指责它“违戾《五经》,谬孔子言”(《后汉书·范升传》)。南北朝及隋唐时期,《史记》流传渐广,注释亦众,但大多就其体例评论,且远不及校注《汉书》者多,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录了当时的情景:“梁时明《汉书》有刘显、韦棱;陈时有姚察;隋代有包恺、萧该,并为名家。《史记》作者甚微。”唐代史论大师刘知几认为《史记》“所书之事也,皆言罕褒贬,事无黜陟,故司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,安得比于《春秋》哉?”(《史通·六家》)对《史记》不乏微词。史学大家司马贞亦曰:《史记》“错综絜括,各使成一国一家之事,故其意难究详矣,比于班书,微为古质。”(《史记索隐·序》)到了宋代,《史记》才得知音。如曾巩认为读《史记》要“且置他书,熟读其三两年尔”(《余师录》卷一),唐庚认为“六经以后便有司马迁”(《文录》),陈傅良也说:“《史记》一书,班氏莫窥其珍,后学祖班,转为诂剥,令人扼腕”(《止斋先生文集》卷三十七)。明清以降,学林多耽潜息游,精读《史记》,考

其本源,核其差误,论其得失。《史记》几乎家喻户晓,其研究亦蔚为大观。

《史记》问世后,历年旷邈,且经多人辗转传抄,其篇目沦亡、错简阙字讹误在所难免。再加上《史记》的谋篇布局、遣辞措句多虚实掩映,寄真意于文字之外,从而增加了读者阅读时的难度,于是《史记》的补、注便应运而生。汉元成年间博士褚少孙最早续补《史记》,他在所补的《三王世家》中道出补缀《史记》的动机和史料渊源:“臣幸得以文字为侍郎,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。列传中称《三王世家》文辞可观,求其世家终不可得,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,编列其事而传之,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。”褚少孙所补保留了不少第一手材料,功不可没。褚少孙之后,刘向、刘歆、冯商等亦相继撰续。注解《史记》以东汉延笃为最早,他撰有《史记音义》一卷,惜其佚亡而不传。目前所见《史记》最早的注本是刘宋时裴骃所著《史记集解》八十卷。入唐以后,注解《史记》影响最大的是司马贞的《史记索隐》三十卷,张守节《史记正义》三十卷。后人将这三部书合称为“《史记》三家注”,北宋为避除读者披览正文又检注解、左翻右阅之烦,将《史记》三家注散列于正文之下,合成一书。宋人注释《史记》多将其与《汉书》比较,刘攽撰《两汉刊误》,倪思与刘辰分别撰有《班马异同评》。宋以后,《史记》金人王若虚的《史记辩证》,元代王祜的《史记评钞》,明人凌雅隆的《史记纂》等。清人笃嗜钻研,《史记》研究可谓群星灿烂,且功力卓绝、要言不烦。如方苞的《史记注补正》,杭世骏的《史记考证》、林柏桐的《史记蠡测》等等。

《史记》流传的版本很多,现存最早的是六朝时抄本,篇目是

《史记集解》中的《张丞相传》和《酈生陆贾列传》，藏于日本的高山寺。我国目前发现的《史记》最早抄本为唐敦煌卷子，存有《燕召公世家》(残)、《管蔡世家》(残)、《伯夷列传》(残)，北京图书馆收藏。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景祐间刻《史记集解》，存四十卷。南宋庆元二年(1196)建安黄善夫刊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》一百三十卷为迄今发现的三家注合刻的最古本子。清乾隆武英殿刻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》一百三十卷，世称“殿本”，它以明代刘应秋刻本作底本，参宋本校勘而成，旧时流传最广。解放后中华书局版《史记》以清张文虎校金陵书局刻本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》为底本汇校而成。本次出版，博取众多《史记》善本汇而校之，是目前国内较好的《史记》版本之一。

当然，限于我们的水平，校勘和翻译过程中恐怕也有贻误不当之处，敬请广大读者和文史界同仁提出批评意见，予以斧正。

编 者

2006年2月

第一卷 目 录

卷一	五帝本纪第一	(1)
卷二	夏本纪第二	(18)
卷三	殷本纪第三	(34)
卷四	周本纪第四	(48)
卷五	秦本纪第五	(86)
卷六	秦始皇本纪第六	(123)

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

【原文】

黄帝者，少典之子，姓公孙，名曰轩辕。生而神灵、弱而能言、幼而徇齐、长而敦敏、成而聪明。

轩辕之时，神农氏世衰。诸侯相侵伐，暴虐百姓，而神农氏弗能征。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，以征不享，诸侯咸来宾从。而蚩尤最为暴，莫能伐。炎帝欲侵陵诸侯，诸侯咸归轩辕。轩辕乃修德振兵，治五气，艺五种，抚万民，度四方，教熊、罴、貔、貅、貙、虎，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三战。然后得其志。

蚩尤作乱，不用帝命。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遂禽杀蚩尤。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，代神农氏，是为黄帝。天下有不顺者，黄帝从而征之，平者去之，披山通道，未尝宁居。

东至于海，登丸山，及岱宗；西至于空桐，登鸡头；南至于江，登熊、湘；北逐荤粥，合符釜山，而邑于涿鹿之阿。迁徙往来无常处，以师兵为营卫。官名皆以云命，为云师。置左右大监，监于万国。万国和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。获宝鼎，迎日推策。举风后、力牧、常先、大鸿以治民。顺天地之纪、幽明之占、死生之说、存亡之难。时播百谷草木，淳化鸟兽虫蛾，旁罗日月、星辰、水波、土石、金玉，劳勤心力耳目，节用水火材物。有土德之瑞，故号黄帝。

黄帝二十五子，其得姓者十四人。

黄帝居轩辕之丘，而娶于西陵之女，是为嫫祖。嫫祖为黄帝正妃，生二子，其后皆有天下。其一曰玄嚣，是为青阳，青阳降居江水。其二曰昌意，降居若水。昌意娶蜀山氏女，曰昌仆，生

高阳。高阳有圣德焉。黄帝崩，葬桥山。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，是为帝颡顼也。

帝颡顼高阳者，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。静渊以有谋，疏通而知事，养材以任地，载时以象天，依鬼神以制义，治气以教化，絜诚以祭祀。北至于幽陵，南至于交趾，西至于流沙，东至于蟠木。动静之物，大小之神，日月所照，莫不砥属。

帝颡顼生子曰穷蝉。颡顼崩，而玄囂之孙高辛立，是为帝喾。

帝喾高辛者，黄帝之曾孙也。高辛父曰蛸极，蛸极父曰玄囂，玄囂父曰黄帝。自玄囂与蛸极，皆不得在位，至高辛即帝位。高辛于颡顼为族子。

高辛生而神灵，自言其名。普施利物，不于其身；聪以知远，明以察微。顺天之义，知民之急；仁而威，惠而信，修身而天下服；取地之财而节用之，抚教万民而利海之，历日月而迎送之，明鬼神而敬事之；其色郁郁，其德嶷嶷；其动也时，其服也土。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，日月所照，风雨所至，莫不从服。

帝喾娶陈锋氏女，生放勋；娶嫫母氏女，生摯。帝喾崩，而摯代立。帝摯立，不善，而弟放勋立，是为帝尧。

帝尧者，放勋。其仁如天，其知如神；就之如日，望之如云；富而不骄，贵而不舒。黄收纯衣，彤车乘白马。能明驯德，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，便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合和万国。乃命羲、和，敬顺昊天；数法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。分命羲仲，居郁夷，曰暘谷。敬道日出，便程东作。日中，星鸟，以殷中春，其民析，鸟兽字微。申命羲叔，居南交，便程南为，敬致日永，星火，以正中夏，其民因，鸟兽希革。申命和仲，居西土，曰昧

谷，敬道日入，便程西成，夜中，星虚，以正中秋，其民夷易，鸟兽毛毳。申命和叔，居北方，曰幽都，便在伏物，日短，星昴，以正中冬，其民燠，鸟兽毳毛。岁三百六十六日，以闰月正四时。信飭百官，众功皆兴。

尧曰：“谁可顺此事？”放齐曰：“嗣子丹朱开明。”尧曰：“吁！顽凶，不用。”尧又曰：“谁可者？”驩兜曰：“共工旁聚布功，可用。”尧曰：“共工善言，其用僻，似恭漫天，不可。”尧又曰：“嗟，四岳，汤汤洪水滔天，浩浩怀山襄陵，下民其忧，有能使治者？”皆曰鲧可。尧曰：“鲧负命毁族，不可。”岳曰：“异哉，试不可用而已。”尧于是听岳用鲧。九岁，功用不成。

尧曰：“嗟！四岳：朕在位七十载，汝能庸命，践朕位？”岳应曰：“鄙德忝帝位。”尧曰：“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。”众皆言于尧曰：“有矜在民间，曰虞舜。”尧曰：“然，朕闻之。其何如？”岳曰：“盲者子。父顽，母嚚，弟傲，能和以孝，烝烝治，不至奸。”尧曰：“吾其试哉。”于是，尧妻之二女，观其德于二女。舜飭下二女于妫汭，如妇礼。尧善之，乃使舜慎和五典，五典能从；乃遍入百官，百官时序；宾于四门，四门穆穆，诸侯远方宾客皆敬。尧使舜入山林川泽。暴风雷雨，舜行不迷；尧以为圣，召舜曰：“女谋事至而言可绩，三年矣。女登帝位。”舜让于德，不悻。正月上日，舜受终于文祖。文祖者，尧大祖也。

于是，帝尧老，命舜摄行天子之政。以观天命。舜乃在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。遂类于上帝，禋于六宗，望于山川，辩于群神。揖五瑞，择吉月日，见四岳诸牧，班瑞。岁二月，东巡狩；至于岱宗，柴；望秩于山川。遂见东方君长，合时月正日，同律度量衡，修五礼、五玉、三帛、二生、一死为挚，如五器，卒乃复。五月，南巡狩；八月，西巡狩；十一月，北巡狩：皆如初。归，至于祖祢庙，用特牛礼。五岁一巡狩，群后四朝，遍告以言，明试以功，车服以庸。肇十有二州，决川。象以典刑，流宥

五刑，鞭作官刑，扑作教刑，金作赎刑。眚灾过，赦；怙终贼，刑。钦哉，钦哉。惟刑之静哉！

驩兜进言共工，尧曰：“不可”，而试之工师，共工果淫辟。四岳举鲧治鸿水，尧以为不可，岳强请试之，试之而无功，故百姓不便。三苗在江淮、荆州数为乱。于是舜归而言于帝，请流共工于幽陵，以变北狄；放驩兜于崇山，以变南蛮；迁三苗于三危，以变西戎；殛鲧于羽山，以变东夷。四罪而天下咸服。

尧立七十年得舜，二十年而老，令舜摄行天子之政，荐之于天。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。百姓悲哀，如丧父母。三年，四方莫举乐，以思尧。尧知子丹朱之不肖，不足授天下，于是乃权授舜。授舜，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；授丹朱，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。尧曰：“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”，而卒授舜以天下。尧崩，三年之丧毕，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。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；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；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。舜曰“天也夫！”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，是为帝舜。

虞舜者，名曰重华。重华父曰瞽叟，瞽叟父曰桥牛，桥牛父曰句望，句望父曰敬康，敬康父曰穷蝉，穷蝉父曰帝颡顼，颡顼父曰昌意：以至舜七世矣。自从穷蝉以至帝舜，皆微为庶人。

舜父瞽叟盲，而舜母死，瞽叟更娶妻而生象，象傲。瞽叟爱后妻子，常欲杀舜，舜避逃；及有小过，则受罪。顺事父及后母与弟，日以笃谨，匪有懈。

舜，冀州之人也。舜耕历山，渔雷泽、陶河滨，作什器于寿丘，就时于负夏。舜父瞽叟顽，母嚚，弟象傲，皆欲杀舜。舜顺适不失子道，欲杀，不可得；即求，尝在侧。

舜年二十以孝闻，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，四岳咸荐虞舜，曰：“可”。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，以观其内；使九男与处，以观其外。舜居妫汭，内行弥谨。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，甚有

妇道。尧九男皆益笃。舜耕历山。历山之人皆让畔；渔雷泽，雷泽上人皆让居；陶河滨，河滨器皆不苦窳。一年而所居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。

尧乃赐舜絺衣与琴，为筑仓廩，予牛羊。瞽叟尚复欲杀之，使舜上涂廩，瞽叟从下纵火焚廩。舜乃以两笠自擗而下，去，得不死。后瞽叟又使舜穿井。舜穿井为匿空旁出。舜既入深，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，舜从匿空出，去。瞽叟、象喜，以舜为已死。象曰：“本谋者象。”象与其父母分，于是曰：“舜妻尧二女与琴，象取之；牛羊仓廩予父母。”象乃止舜宫居，鼓其琴。舜往见之，象鄂不怿，曰：“我思舜正郁陶！”舜曰：“然，尔其庶矣！”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。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，皆治。

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，世得其利，谓之“八恺”；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，世谓之“八元”。此十六族者，世济其美，不陨其名。至于尧，尧未能举。舜举八恺，使主后土，以揆百事，莫不时序；举八元，使布五教于四方，父义，母慈，兄友，弟恭，子孝，内平外成。

昔帝鸿氏有不才子，掩义隐贼，好行凶慝，天下谓之浑沌；少皞氏有不才子，毁信恶忠，崇饰恶言，天下谓之穷奇；颛顼氏有不才子，不可教训，不知话言，天下谓之桀杌；此三族世忧之。至于尧，尧未能去。缙云氏有不才子，贪于饮食，冒于货贿，天下谓之饕餮，天下恶之，比之三凶。舜宾于四门，乃流四凶族，迁于四裔，以御魑魅。于是四门辟，言毋凶人也。

舜入于大麓，烈风雷雨不迷，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，尧老，使舜摄行天子政，巡狩。舜得举用事二十年，而尧使摄政。摄政八年而尧崩。三年丧毕，让丹朱，天下归舜。而禹、皋陶、契、后稷、伯夷、夔、龙、雋、益、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，未有分职。于是舜乃至于文祖，谋于四岳，辟四门，明通四方耳目，命十二牧论帝德，行厚德，远佞人，则蛮夷率服。舜谓四岳曰：